

HP / March 14, 2009 11:52PM

[銅管五重奏與蘭嶼的野百合](#)

今天晚上在轉台的時候，看到了大愛電視台的一個專訪節目，專訪的主角的葉樹涵。先不論葉樹涵在銅管上的風評如何，由於自己高中管樂團的經驗，聽到管樂團的聲音，還是有種特殊的美好感，於是停了下來。

專訪中談到葉樹涵和他的團員其實二十年來在台灣各地花了很多功夫在推廣音樂，往往有空的時間，他們一團五個人就在百貨公司、廟口，或是學校的禮堂等地方出現。

葉樹涵他提到一次很特殊的經驗是在蘭嶼的演出。特殊的地方第一個是在演出的地方。那時候是晚上，觀眾是蘭嶼100多名的(國中、)小學生的。印象中據他說是在學校的「某種廣場」，廣場後面是「一塊大石頭」，石頭臨著海，海浪拍打著海岸，演奏時伴著海浪聲、拍打聲，「很浪漫」。

他說，其實很難得、很珍貴的是分享和感激的感動。演出完後，一位小朋友跑來和他們說：「你們要不要看野百合？」於是他們一團五個人騎著租來的摩托車，跟著小朋友的腳踏車，一路騎入了深山。據他說騎得很深山，下了車後，還用走的穿過了差不多和人齊高的草原(叢)。穿出之後，是一整片滿山的野百合，從山坡上一路延伸到海岸邊。一整片滿滿地，非常美麗。壯觀。

他在講這一段的時候，他的臉上很明顯地看得出來，還帶著那時的感動，或者應該說是，激動。一個小朋友，聽完了一場音樂會，也許是聽到了什麼，感受到了什麼，他很高興、快樂(我猜想)。這時，他想到了他覺得很美麗很棒很珍貴的他口中的「野百合」。興高彩烈地和剛剛演出的大人分享。

看到這邊的時候，我感受到了那種強烈的美感的可溝通性，或者也許是共通性。「蘭嶼的野百合」對這位蘭嶼的小朋友，對來由台北的葉樹涵，還是在電視前面的我，我覺得，「好溝通哦」。

我想，「蘭嶼的野百合」作為小朋友(給銅管叔叔)的禮物，對他自己、對葉叔涵，和對我，都是「禮物」。這份心意，似乎在我們三者之間都能溝通、交流。

於是我想到了康德。

上面的文章雖然寫得不是很好(尤其是那個「野百合」實在不太會描寫)，但是我還是想和大家討論或分享，不知道該怎麼說，或者是不知不知道是不是稱為「美感的可溝通性」的..... state 或 concept。我在今天晚上的那個專訪中，似乎真的有察覺到[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Universally Communicable 的部份。

「蘭嶼的野百合」似乎是一個例子。